

烙印

·風從雲·



筆者文章所提及的陸航OH-58D直升機
(圖片取自青年日報社網站)。

電視新聞全天不斷地播放著，參加漢光三十六號演習的陸航OH-58D直升機失事的消息，該機從新竹基地起飛後三分鐘引擎發生故障，飛行員處置不及，直升機在動力失效狀況下，從五百呎高度，如同自由落體墜落在基地跑道旁。

直升機墜地引發了大火，烈焰冲天黑煙直竄天際的畫面，讓人觸目驚

心。不用猜測，機上兩位飛行員的身軀一定隨著直升機，葬身在熊熊烈焰中，燦爛的生命化作一縷青煙，消失在夏日午後的艷陽中。

老李看著驚悚的新聞畫面，他同情兩位殉職飛行員的遭遇，也為他們的殉難扼腕。

他深深地體會到飛行員生命的無常，幾分鐘前仍然是英姿煥發、談笑風生的年輕飛行員，竟然在瞬間發生的機械故障事件中雙雙殉難，驚悚的新聞畫面讓他眼神呆滯形同失神，久久不能言語。

老李回過神後，再看了一眼電視螢幕，把目光投向自己布滿疤痕的右手臂，想起三十六年前，那段幾乎要了他命的一次飛行意外事件，心中仍然有著陣陣酸楚滋味，雖然那次失事保住了小命，但燒傷的手臂卻折磨了他多年，植皮手術過程讓他疼痛不已，如今看到電視中慘不忍睹的失事場面，彷彿長達多年植皮手術的疼痛，又再次出現在身上。

老李用左手輕輕地撫摸著坑坑疤疤且已失去觸覺的右手臂，腦海中逐漸浮現了陳年舊事，那是一段難以抹滅的回憶。

布滿醜形傷疤的右手臂，是在一次飛行起飛時失事留下來的烙印，在

飛機陷入一片火海之際，他帶著火苗即時地逃離了座艙，雖然撿回了一命，但整隻右手臂從此卻失去了平滑的皮膚，也失去了觸覺。

老李低頭看著右手臂，腦海中慢慢地浮出了三十六年前的往事。

民國七十三年七月，那時他是新竹基地F100A超級軍刀機部隊的一名上尉飛行官，奉命執行「漢興演習」陸空聯合作戰密支課目。在跑道頭完成起飛前檢查後，油門手柄推到後燃器位置開始滾行，當戰機加速到帶桿離地速度時，他發現機頭無法仰轉離地，鬆桿重新帶桿仍然無法仰轉，他立即反映戰機操縱系故障了，隨即實施放棄起飛程序。

F100A戰機油彈滿載時，重量達三萬二千磅，在戰鬥機中儼然是個重量級的大傢伙，而F5發動機推力最大為一萬六千磅，推重比僅二分之一，因此起飛滾行需要較長的跑道。由於重量大，滾行到高速時動能極高，當李上尉兩次帶桿發現機頭無法仰轉離地時，戰機速度及滾行距離早已超過了起飛「GO-NO-GO」(起不起飛)的決定點，這意味著剩餘的跑道，將無法安全停住戰機，戰機即可能會衝出跑道失事。

雖然李上尉已經將油門手柄收回



無數飛行員用生命與熱血，兌現年少時期自己保衛家國的諾言，圖為F-100型機。

到慢車位置，也開始使用剎車，但戰機在跑道上減速跡象緩慢，李上尉迅速地拉出阻力傘企圖減速，然而卻因戰機滾行速度大，阻力傘張開後立即破損失去作用，眼見跑道旁的標示牌已過了「3」，可用跑道長度已不足三千呎，他下意識地增加剎車蹬板上的壓力，在剎車過度使用下，左右主輪胎相繼爆破，前起落架支架也承受不起剎車引發的衝擊而折斷，戰機機頭立即趴下與跑道摩擦，左右機翼下的副油箱也擠壓爆破而洩出大量燃油，此時機頭摩擦地面的火花，立即引

燃了外洩的燃油，戰機形同一團火球，向跑道末端滾動，最後有氣無力的停在跑道與清除區接壤處。

李上尉眼見大火包圍了戰機，再不趕緊脫逃就會葬身火海，他快速地震開肩帶及腿帶，準備逃出座艙；就在打開座艙罩的同時，帶著濃厚油氣的大火瞬間竄入了座艙，紅中帶藍的火舌，在他的眼前飛竄，幸而在頭盔、護目鏡、氧氣面罩及麂皮手套的保護下，火舌並未燒到臉部及手掌，但右手臂上單薄的飛行衣袖卻已著火，李上尉掙脫了座椅綁帶連忙跳出座艙，帶著飛行衣袖上忽明忽滅的火苗，滾向道肩上的草地。

在草地上打滾了幾圈後，飛行衣袖上的火苗雖然熄了，但李上尉右手臂上的皮肉與破碎的飛行衣袖，早已模糊揉成了一片，整隻手臂滲出紅色的血水，此時仍處高度緊張的他，並未感覺到身體上的異樣，但卻有一股令人難受的炙痛從右手臂襲來。

戰機大火引發了機砲艙的爆裂，八百發砲彈瞬間劈里啪拉的一陣亂射，搶救人員紛紛躲避，直至砲彈停止爆炸後，消防及救護人員才趕緊將趴在草地上的李上尉抬上救護車送往醫院。

到達新竹空軍醫院時，李上尉的

下圖為F-100型機拉出阻力傘減速畫面。





右手臂皮下軟組織已嚴重受到燒燙傷，經初步清創後，轉送臺北三軍總醫院治療。

此後的五年，李上尉接受多次的植皮再生手術，把大腿內側的皮膚一片片的割下取皮，再移植縫合到右手臂，但經由纖維組織修補皮膚產生的瘤狀組織，使整隻手臂凹凸不平、布滿疤痕。

此期間腿部的移皮傷口，手臂植皮的疤痕攣縮、麻木腫脹、破皮滲血及皮膚再生時的紅腫痛癢，均讓李上尉吃足了苦頭，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夢魘。

成為戰機飛行員，是每一位血性男兒捍衛國疆、施展抱負的願望，也是年輕人翱翔長空、追求夢想的最佳途徑；但飛行是高風險的行業，李上尉在空軍官校就讀時，即見識過飛行訓練失事場面的慘狀，因此他心理早有準備，如果未來在飛行部隊任職時，一旦駕馭的戰機發生故障，他也得默默承受失事所帶來的苦難，臺灣諺語「歡喜做，甘願受」，他既然選擇了做一名戰機飛行員，就不能迴避飛行所帶來的傷害及風險，這次事故冥冥中由他碰上了，他沒有怨尤，慶幸的是戰機大火只毀掉了他的右手臂，而不是他的生命。

在經歷多年的植皮手術後，李上尉逐漸適應右手臂無觸覺反應及醜陋樣貌的現實，也開始逐漸遠離大火焚身的夢魘，於植皮手術完成後，再度回到飛行線，繼續在臺海長空中擔負空防重任，直至屆齡退役。

電視螢幕仍在播放著陸航直升機失事的相關畫面，老李關掉了電視，再低頭看了一眼凹凸不平、布滿皺痕的右手臂，同時用左手掌輕輕地來回撫摸著，觸覺神經只有左手掌有反應，而右手臂已形同枯木毫無感覺，他輕嘆了一口氣後，縮回左手，神情也逐漸回復平靜，但他的腦海深處卻漾起了縷縷漣漪，思緒仍然停在三十六年前，新竹基地跑道上的一團熊熊烈火中。

